

VISIT TO AN ARTIST, KATHRYN JALIMAN

訪石頭屋裡的藝術家李唐

採訪／呂婉君 攝影／范振雄



①美國非具象派畫家李唐（Kathryn Jaliman），希望自己的內心和臉上都充滿著和煦的笑容。

②三合院落的門前，坐著自己最心愛的搖椅。

③正廳呈現出一種安靜的氣質。

以前在草山唸書時，有次與同學一同到山中無人居住的古屋去「探險」，撩開半掩著的門，於年久頹舊的木骨架方盒古床上，吊掛著一件民初的破舊古老的黑灰色西裝；地上長出濕濕黏黏的青苔，這才令你不由得仔細觀看石頭的質感：也是第一次對石頭屋產生特殊的印象，大家在忍不住哆嗦的紅凍寒冷中，對這竹子湖特產之一的石頭屋，竟產生冰冷的印象。

第二次對石頭屋的印象，則是「長滿」了白色的海芋。因著調皮與好奇，忍不住跑進農舍想一探究竟，於是以買花之名，探頭探腦地闖入了一家以石頭堆砌的「花之城」。厚臉皮地與正在整理花卉的婦人聊起天來，發現他們的屋子還真清涼，不像外面的天氣那樣燠熱難耐，但發現：儘管他們已經住慣了這樣的地方，卻隱約有股希望：期待能擁有一棟「漂亮的」水泥樓房，像隔壁×家那樣……我開始呆呆地描繪出朱紅色磁磚貼壁的房屋景象，或者像墓碑式的別墅洋房……

第三次拜訪的石頭屋，便是李

唐（Kathryn Jaliman）的家。她的家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往北投方向的一個小小、淳樸的村落中。頭一次是與友人，拎著在山上種的大大小的的魷瓜、苦瓜及青菜等造訪她的家。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將夜晚村落的寧靜破壞掉了，而手上的魷瓜則像小時候提著去遊街的燈籠似地晃呀晃地。當一群人坐在客廳中吱吱唔唔了半天，用著最生硬彆腳的英文交談著，大家好奇的不外乎是為什麼她會選擇住這裡，就好像問外星人為什麼選擇這個星球降落似地。

對於像李登輝或吳伯雄這些赫赫然的名字，大家準是熟悉的，而唸出他們的名字時，如同關心自家門前的那棵樹長得怎麼樣了，但對於李唐這個名字就得劃上問號了，尤其是一位女性的外籍藝術家。其實李唐是於四年前左右來台定居的美國人，她於1978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，幾年後於麻省劍橋的萊思理學院（Lesley College in Cambridge）攻得藝術碩士學位。她的指導教授即是頗有來歷的渥德·傑克森（即漢斯·霍夫曼及

山姆·法蘭西斯的學生）。

李唐的家，是以石頭搭造出的類似古老三合院的格局，正廳前有一片沒有隔牆的院落，輕鬆得像敞開的眼，小朋友在眼睛裡踢著小小的皮球……。正廳則擺置了簡單的沙發和幾張歡迎客人的椅子，另外，中式的神桌上，簡單誠心的一束花，禮數不至繁褥地失去了真正的意涵。牆上的畫則是李唐一系列的作品，令我發現了當東方碰上西方的真正融合的現象；四扇兩側相對的小窗，有效地提供了風的對流，以及細緻的自然「打光」。如果再仔細觀察石縫疊砌的紋理，會發現石塊是交叉鋪貼而成的線條，而非現代水平垂直的拼磚式造法，其中隱含了一種前人的經驗和智慧的造





屋方式。

在四方形的餐桌上，李唐細述著這棟房子的歷史，才知道原來它是這房子主人的爺爺輩先人們親手打造的。看著壁面不規則的石縫刻痕，似乎聞嗅出長者們在造屋中，那興奮與喜悅的鹹濕汗水，不禁使人聯想到梵谷的「吃蕃薯的人們」那幅畫——一家人帶著臉上深刻的線條吃蕃薯的情景。當視線又拉回到李唐時，看著她用一種愉悅而富感情的眼神看著這一切，彷彿她曾在旁目睹一位婦人生產的所有過

程，然後看著小孩慢慢長大似地……。

我好奇地看著屋頂上的殘瓦所形成的洞，貼上了透明的玻璃，竟成了最自然、有趣的採光，光線像不約而同地急欲擠進來似的。令人不禁想到了那句「房子是生長出來」的話，而這種生長卻可直接於舊的、正在死去的殼體中鍛造出來，因此而生生不息，甚或以此為文化基調而發展出不同的形式。

李唐的繪畫中，是用來反映所有生命體豐沛的內心世界，並期待

於明暗、動靜、剛柔、收放的對話中，尋找一種更敏銳、自由的方式體會生活，並期望用繪畫來解答人內在的掙扎，使人們於存在中觀照自身生命的種種。巴黎目前尚在世的超現實派大師佐登·昂斯（Gordon Onslow）也曾正面肯定李唐的繪畫與寫作，認為她是是美術史上非具象畫的延伸，而她的本質藝術（“Essence Art”），即為通往人類意識昇華之路的藝術層面，這也是超現實主義運動日後的發展方向。另外，她的老師渥德·傑克森



④牆上的畫似乎成了椅背的延伸；石塊交叉堆疊的線條呈現出另一種裝飾風格。

⑤從小小的門廊進去，即是李唐和先生的工作室。

⑥主臥也別有一番風味。

（Ward Jackson）也曾說過：「從李唐在畫布上對色彩的運用，可見其追逐超現實主義中最高境界的脚步；這些作品極具重要性，並散發出畫家自身熱誠的性情與氣質。」

曾在台大及師大藝術研究所授課的李唐，前陣子在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辦過一次個展，但知道的人似乎並不多。於即將結束的展場中，我是最後一位觀眾，並對其中一幅感到特別的興趣，於是像要探究別人內心世界似地向她詢問一番，但從她關注及平和的回答中，才發覺，原來深刻看到的是自己，人藉繪畫看到自身存在的處境及感受，像超出本我的軀殼看待生命，這就是當時我若有所悟地體會——也許這即為「本質藝術」，藝術好比一種試圖使人類心靈痊癒的治療過程；又像一種單純而不可言喻的神秘世界，你無法透視它的極限與範圍，它可能同時是天使、也是魔鬼。

嘴裡滿足地嚼著簡單、自然的食物與閒聊的同時，驚訝地發現李







7

⑦廚房、餐廳和畫室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古老的竈成了調理枱，餐桌有時成為寫字桌。屋瓦上的破洞，成了最自然的採光井。

⑧小小的畫室是畫家最自我的天地。

⑨串聯成的門廊有種神秘的特質。



唐全家可能即將搬家了，原因是屋主有可能收回房子而改建成「洋房」，但也有可能是政府會「幫助」當地居民將舊房屋改建，而提供給「原住民」更良好的生活品質。

不知為什麼，心裡突然有股對未來的失落感，想像也許在不久的將來，人的全部活動都將在一棟無法臆測的摩天大樓的世界中進行，其中以科技及對未來的信心，將銀行、商店、住宅、電梯、交通及可能更形嚴重的都市犯罪率等堆疊在一起，所有的世界將被一部功能多得無法想像的電腦所操控，戰爭從此也不再是核武、飛彈或笨重得讓人發笑的坦克，而是可怕的程式摧毀……。

離開了多愁善感的陽明山，離開了李唐的石頭屋，發現，也許正確的人生仍該是帶著微笑與期待來看待世界，就像李唐以其藝術中那線條或色彩及超越畫布平面上「空間」的力量，對人的內心世界重新召喚出那一絲一縷的熱情與感動——那屬於人與天地之間的情感。

